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四

徐孚遠闢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何 剛愨人

夏允彝瑗公叅閱

王弇州文集

序

王世貞

六部尚書表序

六部尚書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于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丞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

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爲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案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

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它官。遑遑逕

此亦恐非位卑之故。今之大學士亦五品也。

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

分爲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衛矣。渡江後定爲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爲真相。而令僕爲參執。無錄公。則令僕爲再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爲閒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

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

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元每以尚書之置否爲治亂權幸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明高

皇帝下江南卽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

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燮。而獨彖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

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文皇卽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

燕國爲北京設行部。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摠都司事。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略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徃徃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

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勛業。猶重加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室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予因攷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關。則大夫以次選代。成哀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按尉察舉非法。自大

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俾任之。而郗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戚貴。威行朝省。琅邪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

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雖卑于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襍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選。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矣。明與其初制。一循元

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它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

考覈之心權之輕。

○則御史。紀其○長○考○之○權○重○則○又○竟○如○空○屬○不

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

建文初改爲

復發矣

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

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

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

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摠督提

後又以左右分南北

督叅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

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

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恒久。表御史大夫中丞左

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都督府

自禁軍別設戎政府而五府為虛名也並甚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寔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顓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搢紳大夫為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徃徃參互一二搢紳以贊其摹

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藪矣。高皇之下集慶。置中

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為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

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卽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卽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隣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

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宐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餘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中官考序

中官

予讀范蔚宗所論撰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

予齊謂本朝

宦官

祗以

人主之

喜怒

為威福

而不可

不

人。才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

祗以

威福

移人主之

喜怒

所以

屢振

而屢絀也

此

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

亦恃夫

明辟

索禁

耳若

寅卯之

際

又一

變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倖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

州以

為君

尊之

功

苟君

尊而

不自

執其

柄則

權必

有

所

寄而

上下

之分

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

有所

寄而

上下

之分

久

隔

安得

不

歸之

此

輩

哉

昔

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

人有

云以

外

威

汚

累

仍以

外

威

洗

之

苟

針

庭

之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

爭必

賴於

此

則一

往

一

復

內

日

益

重

此

真

異

日

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

憂也

君子

慎

諸

知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碁列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構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逮鼠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迫有與炎燼同焰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蹂躪。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闡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僂。深謀脅僭。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國幽圍。



太上蹀血椒宮。爵擅真王。稱爲尚父。重不可反矣。而

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諄逆。雖強藩

如劉從諫之流

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

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寶。不肖者爲訓注。計

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

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

成靖康之禍。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

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

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官府謚如也。文

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講。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趾予敵矣。

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鵲起烏合之屬。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而磔剪昆季。悉藉貲產。足以紓泄億憤。游開中典。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湔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縲紲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

而况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扈橫。三老絀。瑾獨犂牙
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
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姦。非
高廟神靈。罔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
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
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
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狗然不至如累季之弊。
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
振瑾至狼戾也。公脚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

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嘖而憂。再嘖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窟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予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昂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親征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曰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着於牧野。

之誓。卽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勿復用。是故垂旒於柔
辰。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蹙項。芟薶羣雄。而帝
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
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
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
噫。嘻。亦危矣哉。我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
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壇。而九有茅靡於
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帝斬神鼉之
足而立。北極與虜牙肉。躬啓六飛。爲吏士先。夫豈

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尸。且爲萬世深長計也。然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

非望而抱遺弓之痛。

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

宋之勢弱冠平

仲以銳振之

本朝之勢強王振

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孱夷。

若山靡卵。

然使闞振狎

以輕敗之是故

知兵者必審勢

之而輕以

萬乘

委敵。卽今瓊裘攝魄。紫蓋還洛。而

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

代而徂。不知戒。輕

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

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

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

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莫寄

皇明經世編

王弼外集

卷之三

新征

三

平露堂

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
因略寄其事自高逮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
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科舉考序

科舉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
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
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
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
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

朔漢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臆於其族類。科舉之牘。分爲左右。右羌虜而左中國。掾史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縣杖箠。皆朝起鑣耒。夕堂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士多朱脫佔僱。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于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揚士奇之擔簦。劉

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
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孽牙其
間。蓋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徃徃門互市田更質奴亡
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統袴。薄學郎久
拜而不就。乃至按萬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齟齬
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扶摘頗峻。
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
試考。

謚法考序

謚法

予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

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未甚詳。于是徧攷金匱國史之藏秘閣
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
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兪矣。則內閣以兩
字者三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
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
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
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

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設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

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賄。不上謚也。及身以罪。

寡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

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揚。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干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鉉。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騰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

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皇明盛事

不佞生晚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纓紱後。竊有志慕說古公卿將相之盛。屈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鮮通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鼎貴不足道。而丞相微侯父子相繼。僅絳條章平兩三氏而已。東京尚行諛。薄華腴。玄纁羔鴈。施自黃耆。辟書徵輪。偏於白屋。而關西之楊。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爲三公者。西晉之習。流爲江左。募而北魏。門蔭相藉。爵封

道。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垂百輪。九命弁冕。則戴貂
詎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猶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
恩。三事而下。推蔭必數十百指。援薦亦不可勝數。至
於元而真王徽侯。三師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
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閤閤朱紫。雖若蟬綿。而稱
義羶腥。亡足稱述。我明之世。文武判隔。濁涇清渭。
貴極冕弁者。不參政紀。齒自縉紳者。靡開茅土。經術
弛於統緒。崇顯局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爰若
和氣磅礴。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繇自奮。而門積

膏華。踪若憑倚。至乃德社互凝。君臣交契。或蚤附風雲。或恆依日月。祿位名壽。顯融令終。代不乏人。人不乏遺。要亦有可紀者。夫睹庶彙之繇生。則思神輿之厚偉。修鱗之孳育。則羨海王之廣。以高帝之功德。超駕堯舜。文皇之疆宇。遠踰漢唐。皇仁旣宏。聖壽復高。維城裸將。繩繩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擬。故略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談者。知所本云。

皇明異典述序

皇明異典

國家法制精嚴功令畫一移異典凡前代爲少然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慶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

常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爲常者。

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習之則爲常。是故曰典也。自

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畝畝

之鰥民而委之政，旣得政，則繼天子之所任，岳牧

侯伯而僇之，旣僇之，而復峻用其子。其後輒舉祖宗

之人民社稷而付之。商有天下，舉五就之遁臣而委

之政，旣托孤而廢其主，廢而旋復焉。尊之曰阿衡，而

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叟，使埽父稱，而

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倨君位而朝諸

侯其效也。又崇以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孰並哉。及其衰也，以定王却楚之晉文，尚能守空名之隧，而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淪非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明興。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虜，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末年而始截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已。其他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

抵迂。或飾喜出於燕暱，而少所衷。或疑功歸之，惟重而未爲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徇而不必當。或言路啓於新進，而不暇詳。或曹局迫於奉行，而不暇執。主之者快，而旁觀者駭。授之者以爲常，而受之者以爲異也。予故識而述之，其有抑斥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異日裨官之後。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督府

貞不佞待臯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大酋，俺荅之諸孫把漢

那吉者，闕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酋以那吉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關下，諸夷解難，受封號，請世世比于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裹蹄，勲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夷，梯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

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爲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爲。上言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輒送叛逆，趙全等還我，爲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次俺答卽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

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耆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與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虜之父子以及它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爲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洵洵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內示

高文襄疏。堅川書。亦有處虜易處。廷論難之語。

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燬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塵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虜。至于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虜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攷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

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燬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虜空羣而歸我苑圉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遊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羌虜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爲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

者哉夫晉慕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爲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承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舉鄭之歌鐘罍磬女樂之半以酬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爲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爲敘其所以今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記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鄆陽提督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 聖書
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聞、
然寔不勝卒述之慮、臣所領鄆鎮、非抵華陽、南跨江
漢、西踰嶓冢、而遙東盡滄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
而又間錯蜀、以不時靡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爲提
督撫治、而不恆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宐從事、
雖亦用考功計吏、顧三方之撫、臣寔共之、而其黠桀
者、陽受束而陰矯、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

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醜糜，至蝟附，距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弗事事，母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常武宗朝，贛實据江岡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宐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營，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鄖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璽書爲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爲旗爲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爲檄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革挾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屯矛鎗鎗虎韋鏤膺緄滕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賁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旣集則爲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爲之置魚麗鶴鴉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

歎曰吾郎自是有帥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
填鄖，率厲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
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儆於災者，屬新之，凡更二
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
司礮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大理，顧謂其
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所繇，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
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以僅勝諸
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閘，閘不
足爲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方

治平。荒服解辯。鄖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繇。勦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飢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藉之。則立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葉牙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改。而督。是故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諷。穎考退而媮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筴。手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

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
相與、懍然、顧名圖踐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夏允彝璠公參閱

王弇州文集

策

王世貞

策

禦虜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前日以繼而

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逼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也。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糜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蔽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袴乳臭，債帥者，日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什

若偃若蜩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

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擬我。而

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

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

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

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還縮

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

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于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

禦虜

管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嘖嘖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拾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懼。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鬪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徵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

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鄰、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惡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

以爲不美而遠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 宗室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于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藩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

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酌志故也。雖然親王給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它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

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且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非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圍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

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平。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芻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亡烟。而衣露。膺。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邇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

請姑置其近者公嘗有云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

宗室之法往往傷于用義也

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策 人才

元以施 綱六 國家興之專尚于密而未免入于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

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昔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

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

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

皇明經世編

王弼州集

人才

七

平露堂
學四、十

卷之四

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也。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矣。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開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筮。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

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矣。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

而已。諸法近頗有意吏更備論之未詳耳論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

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皆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于進取之塗。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

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蠹嚙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概也。

問夷狄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邇者蓋益訲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孳孳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犁王庭。鹵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顛。四郊多壘。即

何策以洗其耻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備虜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按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飢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

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鬪而爲騎
陣。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
機不敵也。賊旣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
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
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

徒監擊烽不許詭之今故也

此偵探不責而

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客。彼得從容設伏
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
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鬪即
獵。其所工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鬪

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應懲

大懲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

效首法欲入寇也則其首集諸台吉及牛鹿環野

以至於鬪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沈憊易達

中以著畫沙計成上馬填刺而決放發令簡易而

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

解情不露

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閭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爲

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烽埃

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

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

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北徒非大虜也今奴則不然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

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置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虞歸。久居則虞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稍息肩也。



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縉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虜。介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鬪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卽邊兵人授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甘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挾

穰苴贖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策也。不過諸
邊大夫之所恆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
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
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
爲守。山西薊遼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
戰爲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而并于大堡。堡宿銳
士。栖餓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
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
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

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浚壕。宿兵以待之。虜人矣。清楚以疲其騎。清楚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今之所。以。不。能。峻。罰。者。少。此。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爲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

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

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

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歿命。何也。愚以爲人

人而以錫細精之士耳

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而

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

蓋朝秦功而夕報。璽書母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

而後嚴僂社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

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

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空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迫之輕，爲之下者自一命。

即有與主。拂息頓咲。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而嘻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踈節濶目。不能爲必勝之策也。異日倘捐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諡。其說果盡出於諡否也。三代而下。不能早豫。

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勒成一書。以示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卽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爲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傅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溫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稱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爲人臣
焉。教之爲人子焉。教之爲人勿焉。毋使異日有一人
之肆也。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
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旣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
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愚竊以爲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
倖於至尊也。欲使其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
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

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甲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爲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爲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家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

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毋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
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
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
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藏不以
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
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
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
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
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爲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

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
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閭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
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
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

高皇帝甫立。皇太子卽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
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
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爲書曰。儲君昭鑒錄。俾日
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文皇

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

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爲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
也。憲宗之爲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
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
唐文異。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諱於
先朝朱邸之間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
望。上即位之初元即下詔立皇太子推恩
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文日新
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開

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

儲君棲率下之體，未有尊于昭代之者。

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

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于不相通。今雖未

能倅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

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

沃治道，其諸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

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先朝謨訓外，別命

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

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

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于坊局諭賞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邊謔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裘以開奢。麥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督御僕從。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庄田店宅爲私藏。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

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國

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

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爲振爲瑾者。

乃宣弘所用。以待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

無其人。可不預爲之所乎。寧侗而母愛其儇。寧緩而

母愛其捷。寧稚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

不必其多識。此在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問 太廟之昔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

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

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太廟從祀之臣。自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母曰鄒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從祀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諫寧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心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
共其祿於朝。歿而共其享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
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
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
盛世。君子之所以爲禮耻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
應之。君子之所以爲盛世耻也。太廟之有從祀。其
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大抵以一代之
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攷者。淮安靖王神通。
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

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
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
金齋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术張浩輩之祀。
而况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
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
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
下距范甯賈逵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
况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
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

不乏也。夫元荒虜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况不爲元者乎。明興。高皇帝之

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議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閒。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先皇帝之世。於宗廟大典。蓋惓惓焉。首上太祖

徽號及追上。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典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

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真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爲過也。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

凡再釋奠。幸太學。爵改王而爲師。神改像而爲主。佾改八而爲六。蓋前是從祀者。奪揚雄矣。已采輔臣。言遐荀况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于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修。天下不以私訾修。而以公許王通等。謂修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于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明以功而不以

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天子伸其說而訕其請。今上初言

者欲進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

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

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

介州未嘗不學諸大儒而因道德事功一

榮爲謂

道有功聖門。至于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

學行狀音何也

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

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

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建
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爲過
也。然自高祖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
開創。固不下鄴侯。雖以嫌死。帝尚爲諱之。若馮宋
公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
衆。傅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
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帝之末。遭
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勲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
矣。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宜別于其鄉。隆其贈謚。而

錄其後。不空使子文之勲。爲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
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
敬。魏恭簡拔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
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
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先朝之黜漢儒。凜乎

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

本也。令訓詁之學不傳。卽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

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
劉向吳澄輩。專祀於其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卽

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繇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罔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

明典國大政闕於金匱石室而不得窺。然以修史者徵之代出人。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蘭臺例。盡出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涑水氏以備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國史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

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于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于列國。國自爲史。人自爲筆。至秦務師吏斥百家。

而史亦隨燹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臯也。祖龍爲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尊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稱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燕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晉氏六季唐

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爲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爲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紀。而袁宏復爲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實略相

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他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紀而爲書。執事謂寥寥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於魏。令狐德芬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煦等及

歐陽修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
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伏无忌劉珍蔡
邕之爲東觀記。謝承之爲書。華嶠之爲典。張勃之爲
錄。何法盛之爲說。崔鴻之爲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
衍之爲宋。鄧彥海之爲代。李百藥之爲北齊是也。歐
陽修紀新唐。而劉煦寢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
其文哉。述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爲史。而當
熙豐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
周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削正史。

而不書有所裨。則芴採異書而不廢。雖其繁簡不能
超時而自爲法。然世主稱良焉。夫明興其治統政

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
匱石室之閱。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云。
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
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乘如椽

者。陳廬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往往賜張其臆。一人

劉忠宣輩皆避其疑議然世卒弗信也

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
之里。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

數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郅而滅其公是遲已而欺

其獨非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爲目信它人之舌

即世系遂轉尚有說者

而用爲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

履歷而已要之罔非諛墓者改事之非而稱是略人

之美而歸已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輒因執事

之問而有請夫班氏修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間之

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而俾續成史

以獻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修漢紀

况於今 聖天子秉 齋誥履 昌運日以 文教

皇明經世編

王弇州集

卷之四

國史

无

平露堂

揆海內而公卿大夫蒸於墳典丘索之業者哉。有如一且悉出金匱石室之閱。而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適古之才。藻潤其辭事。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而我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所謂通鑑者而上之。扁觀諸儒得

今亦有宋元通鑑然亦何能比涑水氏哉

進讀於燕閒。而 黻座之表。迴 清曠於乙夜。其爲
益非淺尠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
爲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故夫左氏司馬班氏壽
與擘也。非晉唐與宋之可擬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
史新唐而不傳。無他。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
執事母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繡焉。而
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
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爲不稱。又生不遇
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諸世家舛忽而不詳。好自發

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伎幸之倫。徧採而不忍斥。有能剛節其凡例。自義黃而下。迨于今爲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爲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母以爲迂否。

先生有云。司馬氏而復生也。不能爲史記矣。以所採取之不若古也。誠然哉。然簡潔而詳明。無枝言。無晦事。弇州其庶幾乎惜哉。其未之成書也。